

新作三首

张锋

(一) 赏荷

夕照荷花正解囊,
一塘红白竞芬芳。
清风吹来美人舞,
香气招得彩蝶忙。
云拥斜阳光万道,
花送轻舟浪两行。
借问何地消暑去,
尽在唐诗宋词藏。

(二) 暮春

谁说四月芳菲尽,
满目槐花醉暮春。
且游湿地开眼界,
更徜麦海洗心神。
老树有意风声劲,
绿水无边景色新。
耳边竹笛吹喜甚,
余音袅袅伴行云。

(三) 落花吟

密密匝匝立树丫,
潇潇洒洒落地下。
风雨雨无人扫,
红红白白有身价。
痴痴呆呆和泥土,
老实实在融庄稼。
相信来年春风里,
又见枝头满天涯。

东方的红船

顾向明

一蓑烟雨飘红船,
一盏明灯映南湖。
一条巨龙出水来,
一轮红日驱迷雾。
啊,东方的红船,
出发在南湖。
苦难的中国,
有了主心骨。
啊,东方的红船,
踏上赶考路。
开天辟地新世界,
登高看日出。

一泓清波托红船,
一颗初心耀南湖。
一座丰碑立天地,
一个梦想绘蓝图。
啊东方的红船,
学画在南湖。
美丽的中国,
有了擎天柱。
啊东方的红船,
阔步复兴路。
扬帆起航新时代,
筑梦写巨著。

祖国颂

姜绍进

天安门楼空宣告,
万里神州驱三山。
五星红旗迎风展,
中华儿女换新天。
君不见——
百万雄师渡半岛,
视死如归帝帝惧。
天雷惊云惊天动,
东风借力震寰宇。
歼鹰破空影无痕,
航母激浪山河固。
君不见——
茫茫雪原千里路,
巍巍天山变通途。
万里巨龙大坝坝,
叠嶂高峡出平湖。
飞虹一线横江海,
铁臂通衢港澳珠。
君不见——
改革开放四十载,
九州一片换新颜。
神舟问天游碧霄,
嫦娥探月搭鹊桥。
丰功伟业七十载,
一带一路谱新篇。

退休志不休

江正

日如穿梭似水流,
历尽沧桑鬓霜稠。
退休老人心难老,
耄耋已过心不休。
时代好来心无憾,
发挥余热把春留。
怡神细品诗书画,
兴高挥笔文中游。

结伴畅游故乡

居文俊

海河高铁畅心扉,
伍份机场响八方。
黄海唱遍通四海,
射阳待客热心肠。
菊乡扑鼻馨香嗅,
洋马烟花友爱芳。
同学同跑家里路,
余年余有步铿锵。

浩浩荡荡绕过88道湾的射阳河入海口南
侧,有一片广袤的滩地,春夏郁郁葱葱,秋冬火
火红红,这片美丽的滩地,就是名闻遐迩的下
老湖。

葱葱秋秋火红,下老湖的滩地上长着的是
什么?长的只是一些不入眼的盐蒿。这一块呈
长方形的盐蒿滩有数千亩。春天来了,滩里冒
出嫩芽,一株一株地均匀地点缀在那一眼望不
到边的滩涂上,就像铺开的一张巨大的嫩绿色
的毯子。秋天到了,原本嫩绿的盐蒿颜色不断
变深,随着秋冬一步一步踏进滩涂,绿色盐蒿
的颜色愈发变得深沉厚重。随着第一场大北风
的到来,这深沉厚重上竟笼罩着一层红色,虽
不那么鲜艳却足以让你怦然心动。紧跟着的每
一场冷冽的大北风,都会使这一大片初红的盐
蒿滩变得赭红赭红,直至三四九那冷似刀霜雪
剑的大北风终于彻底改变这片盐蒿滩的颜色,
似一大片火焰燃烧着的盐蒿滩红得就像初升
的朝阳染红的万顷波涛。

盐蒿,菊科,草本植物。大凡土壤贫瘠、盐
碱地,都会生长盐蒿。盐蒿的吃法较简单,就
是把抹来的盐蒿菜放到锅里焯一下,晒成干子,
放点盐或酱油,就可当菜吃。或者把焯过的盐
蒿菜混和米粉、面粉或玉米粉,搅成菜糊状,不
仅充溢着一股清香的气味,还能填饱肚子。

火红的老湖盐蒿滩

李志勇

如今下老湖的盐蒿滩,只存在于中老年人的
记忆里。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春夏的绿,秋冬的
红正被一汪汪的鱼塘、虾池所取代,剩下的只
有滩涂与涂交界处的没有开发价值的一条“盐
蒿线”。透过这条“盐蒿线”,人们还能大致地领
略到这片无边无际的盐蒿滩那曾经的辉煌。“作
孽啊,这好端端的一大片盐蒿滩就这么给糟蹋
了,也不怕报应。”每天,都有那么一群曾

经接受过盐蒿给予他们营养、快活、甘饴甚至
生命的老年人望着同样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鱼
塘虾池在本地地发泄他们的牢骚。

牢骚照发,高滩照挖。眼下的一些年轻人
常常对世事的生存与发展缺乏深层次的理解,
他们不清楚那青青绿绿赭赭红红的盐蒿滩曾
经的美丽,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功劳,他们也不
懂那些老年人发牢骚事关着生态平衡的深意。
在他们的眼里,盐蒿算不得好的食品,盐蒿滩
算不得好的风景,只有那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
钞票才能换回最好的食品,才是他们眼中最美
的风景。这也难怪,因为年轻人的年轻,他们对
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理
解未必胜于那些曾体验过绿水青山带给人们
惬意的中老年人一筹;因为年轻人的年轻,他
们对于世上万物“存在便是合理的”的哲学定
义的理解也仅仅是浮在表面上。

回来吧,曾经的下老湖,下老湖那曾经美
丽的盐蒿滩。



灯火璀璨小洋河 王荣 摄

又听“啪啪”连枷声

高亚

燃放欢快的地声;一起一落的连枷声,配合得默契、和谐、有
节奏,打连枷的人是在跳舞,“啪啪”的连枷声是伴奏的打击
乐;“哗哗”的秸秆翻动声,是观众兴奋的掌声。想着想着就酣
然入睡。有时,竟睡过头,被大人叫醒,一溜烟爬起来,背上书
包就往学校跑。

打连枷,也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打得了、打得好的。打
连枷时要用活动,这样不但省力,而且“枷”拍下去有力。用死
劲,不但累人,而且胳膊震得酸痛,手心容易起血泡,搞不好还
伤着手。读高中时,我见母亲在用连枷打黄豆,那“枷”翻上去
如猴子腾空,落下来似燕子飞降,飞溅起来的豆粒,如蹦蹦床
上顽皮的孩子,母亲那轻松自如的神态,看得我手心痒痒的,
跃跃欲试。

“妈,您歇会儿,让我来打。”“你不会,别伤着。”“没
事!”我接过连枷,学着母亲的样子,弓着步,一手前一手后握
着连枷柄,当我举起连枷时,突然感觉连枷死沉沉的,还没等
“枷”翻过来,就用力拍向地面,连枷柄打在我胳膊麻筋上,
一阵钻心的酸疼,我扔掉连枷,捂着脖子蹲在地上。母亲见
状,慌忙从屋里跑出来,看到我红肿的胳膊,一边责怪我不小
心,一边拿来麻油给我擦了擦。

在亲戚家吃完饭,我又来了雅兴,拿起场上的连枷打起
来。可是,手中的连枷,还是那么不听使唤,举起来的“枷”,就
是翻不过去,惹得亲戚们直发笑。

“看我的!”只见亲戚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连枷,轻而易举
地打起来,随着“啪啪”响,豆粒破壳而出。

我们回村了,身后又传来“啪啪”的连枷声,声音还是那么
清脆、悦耳……

燃放的欢快的地声;一起一落的连枷声,配合得默契、和谐、有
节奏,打连枷的人是在跳舞,“啪啪”的连枷声是伴奏的打击
乐;“哗哗”的秸秆翻动声,是观众兴奋的掌声。想着想着就酣
然入睡。有时,竟睡过头,被大人叫醒,一溜烟爬起来,背上书
包就往学校跑。

打连枷,也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打得了、打得好的。打
连枷时要用活动,这样不但省力,而且“枷”拍下去有力。用死
劲,不但累人,而且胳膊震得酸痛,手心容易起血泡,搞不好还
伤着手。读高中时,我见母亲在用连枷打黄豆,那“枷”翻上去
如猴子腾空,落下来似燕子飞降,飞溅起来的豆粒,如蹦蹦床
上顽皮的孩子,母亲那轻松自如的神态,看得我手心痒痒的,
跃跃欲试。

“妈,您歇会儿,让我来打。”“你不会,别伤着。”“没
事!”我接过连枷,学着母亲的样子,弓着步,一手前一手后握
着连枷柄,当我举起连枷时,突然感觉连枷死沉沉的,还没等
“枷”翻过来,就用力拍向地面,连枷柄打在我胳膊麻筋上,
一阵钻心的酸疼,我扔掉连枷,捂着脖子蹲在地上。母亲见
状,慌忙从屋里跑出来,看到我红肿的胳膊,一边责怪我不小
心,一边拿来麻油给我擦了擦。

在亲戚家吃完饭,我又来了雅兴,拿起场上的连枷打起
来。可是,手中的连枷,还是那么不听使唤,举起来的“枷”,就
是翻不过去,惹得亲戚们直发笑。

“看我的!”只见亲戚走过来,接过我手中的连枷,轻而易举
地打起来,随着“啪啪”响,豆粒破壳而出。

我们回村了,身后又传来“啪啪”的连枷声,声音还是那么
清脆、悦耳……

我是红三连的兵

许佳文 周德庆

我服役时的连队是原一师二团三连。这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
的红军连队,主要骨干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红三连是全军最
老的连队之一,可以解释红军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她都经历过。

退伍后,我时常梦里回红三连。最近如愿以偿,我们退伍老兵
应邀回原部队进行参观。哦,我们的红三连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我到三连的那天,指导员赵志军正要去开会,他递过来一本连
队花名册,让我先翻翻。我发现,兵员的数量压缩近十分之一,素质
却有了很大的提升;过去初中生就是连队的稀缺资源,而今高中生
成了连队的“主力军”,占到53%,还有不少是大学中以上学历。学
历最高的当数副指导员赵志升,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生,前两天刚
提拔到三营八连当了连长。

听前辈们介绍,红三连刚组建的时候,战士们几乎大字不识一
个,他们边打仗边学识字,凭着这种刻苦自学精神,他们甩掉“文
盲”的帽子,有的甚至还成了军事学院高材生。

“毛主席讲,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
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更要靠平时
抓紧学习和研究。”赵志军感慨万分。

红三连所在团老首长左智民告诉我,部队第一次任上营房是在
完成解放大西北和青海剿匪任务后。红三连刚到青海省化隆县
时,有的排住在破庙里,有的班住在老乡家,直到1952年才住进了
在军阀马步芳部队营房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宿舍,团里还建起澡堂。

1978年春天我当兵时,红三连已随团移防到杭州西郊。营房是
50年代苏式的红砖黑瓦带走廊的平房,生活条件也基本具备。只是
洗漱池建在外面,碰到下雨天就不怎么方便,还经常停水。我们一
个排挤在一间房里,冬天还好说,夏天就不太好过;房间犹如蒸笼,
吱吱作响的老式吊扇将20多个小伙子的汗臭味搅来搅去……

“我们现在住的是楼房,比广告上的‘排屋’还要漂亮。”红三连
文书、一级士官何炎领着参观:一楼是会议室、接待室和淋浴室,
二、三、四、五楼是荣誉室和官兵宿舍,五楼是电化教室和网络教室,
每层都有卫生间、洗漱池,最上面还有晒衣房……真是今非昔比。

“我们部队是由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发展起来的红色武
装,我们连队是由红军骨干组建而成的,大刀、长矛、土铳就是战胜
敌人的最好武器……”在红三连荣誉室里,一班班长王杰祥讲解起
来滔滔不绝。

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我入伍后,三八大盖早已交地方民兵使
用,我们用的半自动步枪有三四公斤重,上面有一把能折叠的刺
刀;后来,有了自动步枪,有了40火箭筒,有了微型冲锋枪,有了60
炮,有了单兵火箭,但步兵行动还是靠双腿,当时团里运输主要靠
骡马。

骡马化、摩托化之后是机械化,步兵老大哥从此告别靠两条腿
走路的历史,插上钢铁翅膀,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变化。1996年,红
三连所在部队奉命参加“联合965”三军作战演习,全连连队乘
东风牌卡车,以每小时几十公里的速度沿国道推进,提前数小时进入
指定区域。连队配备装甲输送车后,行军速度一日千里……

回访红三连,让我重温连队生活,了解了连队的成长足迹。当
战友们把军人最高的礼节送给我时,我这个脱下军装的红三连老
兵,也高高地抬起右臂,向着军营、向着战友敬礼。

闲来兴至慢唱吟

读徐东香诗集《乡土情深》 周如福

徐东香与我高中同窗,颇有才气。但毕
业回乡后,因家庭变故、世事悲凉、境遇困
顿,无缘亦无意撰文吟诗。晚年境遇改善,
生活舒心,有感而发,自然有诗作从心头流
出,一舒胸臆。于是在他古稀之年,我们欣喜
地看到了他的诗集《乡土情深》。

东香一直“躬耕陇亩”,是我班中少数几
位务农的同学之一,而且屡遭挫折。父亲文
革中受冲击不幸避世家道中落,他曾求助
担任要职的至亲受到“劳动最光荣”的鼓励,
他曾做过民办教师只是临时停课半途而废,
他曾做过村干部但很快被精简落马,他曾参
与担保公司经营但遭遇倒闭风波。如此背
运,一言难尽。

唐代王勃在《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
序》中感叹:“嗟乎!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
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是西汉人,有才能
却一直不受重用。及至汉武帝当政时追求贤
良,有人举荐冯唐,可是他已九十多岁,不宜
再做官了。李广是汉武帝时的名将,多年抗
击匈奴,军功很大,但因这样那样的因素干
扰,多次功败垂成,终身没有封侯。东香的命
运亦如此,令人愤愤不平。我曾以他为原型
写了一篇题为《良材》的散文。同是一棵大树上的材料,有的做了梁
柱,有的做了檩椽,有的做了桌椅,有的做了床榻,堂堂入室。也有
的做了琴凳,有的做了便盆,有的做了粪桶,默默入厕。也许是因材
施用,但也有因特殊原因而屈就的良材。而东香就是屈就的良材。

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挫折和不幸,东香挺过来了,并享受
到晚年生活的舒适、甜蜜、满足。社会的公平永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
的。关键在于个人从何种角度看待,又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著名作
家杨绛在百岁感言中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从东香的诗集中,我们看不到悲伤伤感,看不到疾世愤慨,
看不到灰心丧气。字里行间,透出的是静看江湖风雨、笑对人生起伏
的恬淡,透出的是热爱祖国家乡、感恩党和领袖的家国情怀,透
出的是怀念、珍惜亲情、同学情、邻里情的赤诚之心,透出的是对社
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决策的真心拥戴,透出的是对传统道德规范
和健康人生的肯定和颂扬。也许你读了他的诗有平淡无味之感,这
正是他老实质朴、真诚无诈、与世无争的性格使然。返璞归真,正是
浮躁社会中最可宝贵的东西。现在,很多人饮食讲究清淡,衣着讲
究简朴,倡导回归自然。东香的诗的特点就是清淡、简朴、明白如
话,一看就懂,但需要慢慢咀嚼,方可回味,尝出特别的滋味。

人老了,时间多了,时间也少了,有些闲情雅致充实生活,是件
很好的快乐的事。我支持东香坚持写下去,越写就越有兴趣,越写
就越有提高。文末赠诗一首,以祝祝贺:

淡看人生风雨路,闲来兴至慢唱吟。

逢春老树花似锦,夕照晚霞满目情。